

毛匪赤化世界迷夢完全破滅

· 下 ·

劉道平

對共匪經營對外滲透活動失敗綜合研判

對非洲滲透失敗得最慘

毛匪想建立個人獨裁領導世界的迷夢，以一九五五年在萬隆召開第一屆亞非會議時達到巔峯，也就從那次會議以後，開始積極展開對非洲外交、滲透、顛覆活動，直到九年後的一九六四年戴高樂承認匪偽政權，非洲法語國家隨之動搖，使得毛匪在非洲的活動又一度達到巔峯，周匪恩來曾對外公開揚言「非洲革命條件業已成熟」，可見其驕滿狂謬！然會幾何時，即在一九六五年底到六六年初，非洲國家就一連發生三次反共政變，那是剛果（雷堡市）陸軍總司令莫佈杜在十一月廿五日推翻卡薩弗布政府；達荷美參謀長索格羅在十二月廿二日推翻艾墨錫政府；中非共和國陸軍司令包卡薩在一月一日推翻達可政府，這些新組成的反共政府，都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明快急速的宣佈對匪斷絕外交關係，下令關閉匪偽使館，並限令匪偽外交人員廿四小時內離境，這是自第二屆亞非會議流產後毛匪在非洲活動走上失敗下坡路的開端。

依據毛匪「中間地帶論」的戰略，非洲被認為最理想的中心戰略區域，在毛匪的心目中，非洲新興國家是最標準「第一中間地帶」國家，戰後非洲大陸，先後成立了廿多個國家，佔世界所有國家總數三分之一，而且多是飽受殖民主義壓迫痛苦的落後低開發國家，是標榜反帝反殖民主義的最好場所，也是打起「民族主義聯合統一戰線」旗號最易號召的地區，所以自一九五六年起，不惜金錢、時間、人力投入非洲國家，全世界所設立四十九個僑大使館，非洲即佔三分之一，而且派駐匪偽人員也最多，僅迦納一國即達四百卅多個匪幹，毛匪為鼓舞非洲人民革命，代訓叛徒，偷運軍火，誇大宣傳，在

迦納及中非共和國遍設游擊訓練基地，但言行不一致，開出一些贈予、貸款，或信用貸款支票，多數不能兌現，如毛匪表面宣佈接受非洲不結盟思想，實際反對貝爾格勒特和開羅會議，又一再信誓旦旦聲明不干涉他國內政，實際又嚴厲指責和抨擊那些對匪不滿的國家和政府；又如對桑尼亞會允提供一千六百萬鎊，桑吉巴五百萬鎊，肯亞七百五十萬鎊，索馬利亞八百萬鎊，迦納八百萬鎊，阿爾及利亞一千八百萬鎊，馬利七百萬鎊，布拉薩市剛果一千八百萬鎊等貸款或贈與的援助，總共計算約在一萬萬鎊以上，但絕大多數都沒有兌現，這些口惠而實不至的言行前後自相矛盾的惡劣作風，引起非洲國家和人民極嚴重的反感，以與自由中國純粹以農耕技術和至誠友愛態度相待，所收的效果，完全相反，一九六五年前與匪建交的有十九個國家，與我建交者僅十四國；一年之隔，與匪建交的國家減至十四個，與我建交者，則增至十七國，目前尚有好幾個國家，如北非的突尼西亞，西非的肯亞，都隨時準備與匪絕交，這個明顯對比的消長率，說明毛匪顛覆滲透工作過於露骨，已招致非洲國家間普遍掀起反匪反共的高潮，除前述三次反共政變外，茲更舉數事如下：

(一) 去年二月廿四日迦納陸軍乘親匪頭子恩克魯瑪親赴匪區朝覲的空隙，一舉推翻親共政權，並立即驅逐大批匪偽人員出境，解除西非國家恐共的威脅。

(二) 去年一月廿九日蒲隆地國王莫旺布沙四世，首先宣佈與共匪絕交，並驅逐大批匪偽特務人員。

(三) 去年年底，蘇丹新任內閣宣佈共黨為非法組織，逮捕大批共黨份子，使共匪特務的顛覆活動銷聲匿迹。

(四) 今年初達荷美政府在推翻親匪政權之後，正式宣佈與匪絕交，並限

匪僞人員七十二小時內離境。

(五)今年我外次楊西崑訪問非洲，道經與匪尚有邦交的肯亞，受到肯亞朝野熱烈的歡迎與接待，使駐肯亞匪僞人員大為吃驚而驚措失據。

(六)去年七月底，匪「新華社」駐肯亞記者王德明，被肯亞政府認為「危險人物」，驅逐出境。

(七)去年馬拉威總統班達對全世界宣佈共匪在各個地區國家行賄伎倆的罪行，引起非洲人民的唾棄。

(八)去年突尼西亞總統包格貝對外公開宣佈共匪在非洲滲透的罪行及侵略越南破壞日內瓦協定。

從上述幾件重要事實看，毛匪在非洲所寄託最理想「第一中間地帶」國家的戰略活動，已澈頭澈尾的遭受失敗，加以俄共飛機插足，多方構煽鼓惑，如揭穿共匪過去五年間與推行種族歧視的南非秘密進行貿易的祕密，又透露共匪經濟自顧不暇根本無力援助的內幕弱點，證實共匪過去所作贈予貸款完全為欺騙的謊言，並進一步對非洲各國分別建立貿易、文化、技術合作各種協定，更派大員交換訪問，所有援助立付實施，在俄共分化之下，在毛匪非洲一切陰謀活動妄念，最後必然成為泡影！

搞統戰忘形後的苦果

毛匪搞對外統戰活動，以一九五五年四月在萬隆召開第一次「亞非會議」亦稱「萬隆會議」達到最高潮，其後即完全處於吃驚與遭遇排擠苦痛的窘境。原來鞏戰結束後，受匪利用唱中立主義的尼赫魯，邀約所謂「可崙坡集團」一共五個總理出名發起「萬隆會議」，企圖在東西兩集團之外，以亞非國家為中心，形成一個國際第三勢力，尼赫魯不過只作左右逢源的想法，但却正好墜入毛匪統戰的詭計，遂行政治敲詐。第一次「萬隆會議」，蘇俄沒有參加，其時雙方關係良好，俄共正集中目標於歐洲，亞非顛覆任務無形交給毛匪，於是毛匪便縱橫捭闔，在驕滿自大中對外展開遠交近攻行動，如一九五九年鎮壓西藏抗暴人民，迫使達賴喇嘛逃亡印度，造成匪印決裂局面，一九六二年十月且公開發生匪印戰爭，在在暴露毛匪的陰謀和野心，在此期間，亞非國家先後出現兩種新的組織，一個是在「萬隆會議」系

毛匪赤化世界迷夢完全破滅

統以外另起爐灶的「亞非團結運動」，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開羅，一九六〇年四月在賈約克利（幾內亞首都），一九六三年二月在莫希（非洲境內）先後舉行過三次「亞非人民團結會議」，而且在第二次賈約克利會議之後，蛻變一個「亞非人民團結組織」的機構；及第三次莫希會議之後，擴大為「亞非拉丁美洲人民團結會議」，這個號稱「三洲團結會議」於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在冷瓦那召開過第一次會議，也可以說是第四次的「亞非人民團結會議」；另一個是所謂「不結盟國家會議」，成員發展到五十個國家，中立主義的國家，多半為主要成員，召開過兩次會議，共匪屬於共產集團，被拒於「不結盟」之外，聲勢之大，幾取「亞非會議」而代之，因此毛匪所操縱的「亞非會議」癱瘓十年不能活動，原定一九六五年六月廿九日在阿爾及爾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一再延期，雖經周陳兩匪遍訪十三個亞非國家經三個月游說拉攏，終告流產，而且遭受烏干達、肯亞、桑比亞拒絕入境的難堪！其實這些什麼兩洲三洲團結組織機構和會議，都是共黨集團統戰陰謀利用好聽的工具和名詞。但應指出兩點，一是「亞非人民團結會議」，雖有別於「亞非會議」，初期匪俄是合作的，在新德里一次秘密會議中雙方且會同意擴大在非洲的政治影響力，其後匪俄破裂，雙方便發生明爭暗鬥，在蛻變為「三洲人民團結會議」之後，俄共掌握卡斯楚等多數成員國的優勢，毛匪便遭受排擠和歧視。再則為二次「亞非會議」，原可不致流產，終因堅拒俄共出席，並恫嚇出席國家不得接受俄援等蠻橫措施，剛巧地主國發生政變，大家趁機消聲而散，因而流產，匪報且公開攻擊俄共無參加「亞非會議」的資格及指責印度硬拉俄共出席，更指俄共為「亞非會議埋下一顆定時炸彈」，果然說得很準，就在開會這一天，「定時炸彈」爆發了——阿爾及爾發生政變，周陳兩匪所率領卅五人龐大的代表團，陷於進退失據的窘境，逗留開羅達一月之久，狼狽之狀，可以想見！

拉丁美洲凶終隙末的悲運

毛匪自以為擅長「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於是區分低開發地區為「第一中間地帶」國家，「美帝」以外的先進國家為「第二中間地帶」國家。它把「美帝」以外的國家都比喻為鄉村，用來圍困城市的「美帝」，基於戰

略的需要，便伸魔掌於拉丁美洲，但南美不同於非洲，這一點毛匪倒有自知之明，一如竊踞大陸初期不敢魯莽對付國際性都市的上海，特別小心謹慎，制定三步進行曲的計劃，即由「思想滲透」，「統一戰線」，而「武裝鬥爭」。由一九四九到五九的十年間，完全作試探的思想滲透工作，初期無法深入，只有設法遊說騙引南美人民來訪匪區，從而建立友好親善的接觸關係，在一九五〇年特別成立「對外交文化協會」，即係專負這種工作的中心機構，吸引的對象，多為藝術家，新聞記者，教授名流，和學生。數年之間，被騙到過匪區的為數不少，一九五六年遂有楚匪圖南率領一個「文化藝術團」遍訪智利，巴西，烏拉圭，及阿根廷，並和這些國家高級研究機構建立關係，同年又在墨西哥舉辦藝術展覽，毛匪這種側面宣傳傳得非常有功，因而吸引不少南美國家文藝界名流專家訪問匪區，一九五九年僞「國慶十週年」，就有很多南美國家文化青年代表參加，並與哥倫比亞成立「友好協會」。繼有組「新聞訪問團」分訪智利，巴西，古巴，及烏拉圭各國新聞界，這次訪問成就，除獲得與烏拉圭簽訂「交換新聞記者協定」外，另在蒙羅維多和哈瓦那發行以西班牙文定期刊物僞「中國復興」作文字宣傳，兩年之間，南美很多國家名流知識份子，重要團體領袖，及大學生被騙訪問匪區，一個來自南美洲十五個國家包括工商學界和新聞記者一百多人的訪問團，在集會中公然承認共匪「革命」經驗對所有拉丁美洲國家有不同凡響的重大意義，毛匪接着成立「拉丁美洲人民友好協會」，思想滲透工作至是已算打定基礎；次一步毛匪提出「國家民主」與「解放運動」的「統一戰線」口號，為施行這一統戰陰謀，僅在烏、墨、巴西、古巴四國出版僞書刊就有廿多種，大力鼓吹共匪

「革命經驗適宜性」的謬論，更強調目前南美很多國家還帶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共匪「革命」經驗正好可以「指出他們一道捷徑」。其後即以此種論調為基礎，大事宣傳共匪「革命經驗對亞非及拉丁美洲世界各地國家民主運動均有其適應性」的理論，而巴西的露易斯、卡納士、普納士，哥倫比亞的維克多、迪、馬爾坎，及厄瓜多爾的阿萊景多、愛多夫這一班當地土共頭子，在訪問匪區返國後，公然證實共匪「革命經驗適應性」的正確，並認為對拉丁美洲革命給予很多的「貢獻」，這種應聲蟲的言論，頗有危言聳聽的影響。至是毛匪乃明白提出「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兩個並行的革命綱領，滲透匪幹遂大肆展開活動，故自一九五八年古巴建立赤色政權後，

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及巴西的農民在共黨領導下對當地政府展開暴力與游擊戰爭，截至一九六二年止，巴西全國有三分之二的省份蔓延游擊隊活動，其他還有十個南美國家發生不同程度武裝衝突，說明毛匪的統戰成就，把拉丁美洲弄得風聲鶴唳，而且已經建立起不少地下武裝。

可是如意算盤不能打得太久，久則露出馬脚。毛匪在拉丁美洲遭受的命運，與在非洲並無二致，首先是巴西對匪決裂，巴西最初是上了共匪宣傳和來往貿易的當，以致國內赤禍橫流，大部分省區已有共黨游擊武裝活動，因貪圖一時小利，幾乎釀成赤化大禍！幸一九六四年四月政變，推翻親共政權，清除共黨份子，宣佈斷絕對匪關係，巴西總算懸崖勒馬，挽救了一場赤禍的危機；墨西哥與匪作了不少年代貿易生意，一九六四年匪墨貿易額且曾由一百五十萬美元增至三百萬，墨境不少應聲蟲的左傾團體，竟要求政府與匪建立外交關係，遭羅貝士總統拒絕，同年三月七日重申與中華民國永遠保持友好關係，絕不承認匪僞政權，墨西哥收錢得快，沒有上當也沒吃虧，匪墨貿易以後也銷聲匿迹；委內瑞拉和多明尼加曾受毛匪策動援助，發動武裝革命，不料曇花一現的失敗，這是毛匪沒有估計人事地理條件失策所致；智利是共黨勢力最大的南美國家，因有委多兩國前車之鑑，使得智利共黨（按智共被認為合法的政黨）幾乎獲勝的最近一次總統選舉，終於落在基督教民主黨的傅瑞，但左傾勢力甚大，且能左右議會，目前政府不得不走中間偏左的政策，但智利一向接受俄援，過去相信黑魔，現在仍然親蘇，與匪雖偶有貿易來往，但政治路線則各背道而馳；毛匪曾強調古巴革命與共匪類似，竟指卡斯楚為其同調人，毛匪打古巴的主意，是企圖以古巴作為侵入西半球的橋頭堡。不過卡斯楚是由蘇俄餵養出來，俄援軍火物資，不斷直接自海上運來，毛匪當然不在眼下，而且遇事指摘不留餘地，卡斯楚去年出席共黨國家的「九國首腦會議」，公開宣佈古巴為「華沙公約」的加盟國，以示與匪絕緣，這些分析，看出毛匪在南美統戰活動，最後終於不免落得凶終隙末的下場。

三個夾縫徒勞無功

除了亞非南美以外，毛匪企圖滲透地區，還有三個夾縫地帶，那是東歐，歐洲中立國家，和中東。東歐是蘇俄附庸國家的集中區，匪俄分裂後，俄

共在過去一年間，連續努力，將匪與其他共黨國家間，建立一道隔離的高牆和鴻溝，周恩來曾試圖向羅馬尼亞拉攏，結果碰壁而返，即連一向與匪臭味相投也是反蘇夥伴的阿爾巴尼亞，在俄共積極秘密疏導下，最近正醞釀蘇阿復交，有重投俄共懷抱迹象，這一條夾縫毛匪是鑽不進去的；當戴高樂脫離北約組織之際，毛匪認為機不可失，趕快拉攏交好，結果雖然獲得法國承認建立初步外交關係，但戴高樂却無視於毛匪，去年戴訪蘇後，寧願光顧一趟柬埔寨，不到咫尺之隔的匪區，並對大陸「紅衛兵」侮辱天主教修女和封鎖外人墓地，提出嚴重抗議，這一條有邦交的夾縫，毛匪依然鑽不進去；剩下只有一個被認為共黨第二溫床（非洲為第一溫床）的中東，毛匪打鞏戰結束後，在中東方面，對阿聯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葉門，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約旦等國，確實費過一番經營滲透活動的心血，但最大的成就，也只止於像埃及、敘、葉、巴、阿，及伊拉克等數國的承認，而且花了不大量金錢的代價，原因是中東雖有如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左傾政權，但同樣也有如土耳其、伊朗等堅強反共的國家，加以中東是俄共的勢力圈，阿聯系統的國家，經常接受俄援，最近中東爆發大戰，發現阿聯一系國家使用武器，多為俄共所供給，可見一斑。反正俄共的勢力圈

從「農村集市貿易」看

匪區「自由市場」

·下·

何舉帆

三 農村集市貿易的價格、形式及

管理情況

(一) 農村集市貿易的價格

農村集市貿易的商品，每一種的數量不大，但品種却極為繁雜。共匪對於這些商品不可能均作有計劃的組織流通。那他們只好有意識地利用價值法則的作用來調節其流通和生產，以補計劃的不足。因此，在農村集市上交換

從「農村集市貿易」看匪區「自由市場」

是不讓毛匪插足的，舉例言之，敘利亞原已接受邀請派財長哈三馬魯德于今年二月率團訪問匪區，談判貿易與文化聯繫問題，經俄共勸阻後即行打消，這些事實說明中東這條夾縫鑽進去了，也是徒勞無功。

結論——四面楚歌不亡何待

我們把毛匪妄圖赤化世界的陰謀，從極東分析起，幾乎遍及世界每一角落，而所得的結論，是毛匪儘管「不信邪」，也儘管肯犧牲人力和物力，但總是得不到一點代價，或者得不償失，有時還遭遇反效果，或挨一記當頭棒喝，放眼大千世界，有誰是毛匪的朋友？項羽在垓下，雖然四面儘是楚歌，但還沒有遭遇到無處不是虎視眈眈敵視的眼光，隨便望那個方向看，都是生死不兩立的大敵，遠望吧，是令它嚇得發抖的「美帝」，近看吧，是插在心臟一把刀的自由中國，再外看吧，是到處圍剿它的「老大哥」的俄帝，再內瞧吧，不是反毛的匪幹，便是幾億憤怒多年的大陸反共人民，這樣，毛匪不正像坐在陷阱中的一隻困獸嗎？四面敵人的槍口都是瞄準對着它，試問毛匪不亡何待！

的商品，生產者自產自銷，消費者自購自用，其價格是由買賣雙方自由議定的。

不過，共匪的「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和偽政府往往對農村集市的商品供求予以干涉，尤其偽「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更可以利用其購銷活動來控制和左右商品的供求關係。故農村集市雖然名為「自由市場」，而實際上，其活動仍操在偽「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控制與利用之中。